

中华民族精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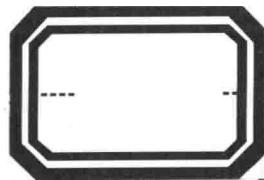
文化观照

与历史嬗变

迟成勇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华民族精神的

文化观照
与历史嬗变

◎ 迟成勇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观照与历史嬗变 / 迟成勇著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 - 7 - 305 - 12569 - 0

I. ①中… II. ①迟… III. ①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研究 IV. ①C9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5054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观照与历史嬗变
著 者 迟成勇
责任编辑 郭艳娟 施 敏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22.5 字数 428 千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2569 - 0
定 价 50.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83686452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　　言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民族精神作为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和创新的内在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与民族精神理论研究是学术界、理论界的一个热点。在二十世纪 80 年代的“文化热”与 90 年代的“国学热”中,理论界、学术界掀起了民族精神理论研究的热潮。其中,当代中国杰出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及著名的伦理学家张岱年先生在研究传统文化中,尤其注重对民族精神理论的探讨,提出了很多独到精辟的观点或意蕴深奥的命题。张岱年先生认为,每一伟大的民族都有其民族文化;每一民族文化都有其基本精神,可称为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构成一个民族的生命的一部分。古人云“国有与立”,一个国家必有足以立国的基础。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五千多年,必有其所以能够自立的思想基础;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的思想基础,即是中国文化中的积极传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思想基础;发扬中华民族精神、提高民族凝聚力,是当前的重要任务。同时,张岱年先生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上凝结于《周易大传》上的两句名言,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可谓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和集中表现。张岱年先生对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理论界、学术界开展民族精神理论研究的历史进程。国内理论界、学术界的研究热潮,引起了我对民族精神理论研究态势的关注,激发了我对民族精神理论研究的兴趣。

同时,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也高度重视民族精神的弘扬与培育。邓小平提出要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即不仅要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而且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其中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邓小平特别注重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不仅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在大力弘扬革命传统精神和建设精神的基础上着力培育民主法制精神和改革创新精神。新世纪之初,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

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时代命题,强调“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大课题。有鉴于此,我把民族精神理论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又指出:“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可见,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达到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境界。因此,开展文化和民族精神理论研究也是响应党和政府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号召。

伟大的事业需要并将产生崇高的精神,崇高的精神支撑和推动着伟大的事业。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在21世纪,中华民族承担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重任。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重任,需要弘扬中国精神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就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张岱年先生认为,我们现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既是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也是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即是弘扬中华传统民族精神。以文化为切入点来研究中华民族精神,从理论层面看,有助于进一步厘清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华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提供思想保证和价值导向;从实践层面看,有利于增强全体国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自觉地用民族精神指导、规范、激励自己的思想、意志和行动。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其中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就挑战而言,经济全球化在文化方面冲击人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防御能力、动摇人们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解构传统的民族伦理道德价值观乃至淡化人们的民族国家意识等。因此,在经济全球化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背景下,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不仅有助于增强人们的民族认同感、民族自豪感及文化价值认

同意识,而且有利于增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意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价值支撑和精神动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尤其要把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与培育作为重中之重。可见,开展民族精神理论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书在诠释民族与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精神等基本概念的基础上,着力从性质与内容结构、主要载体与基本特质、科学内涵与价值诉求等方面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理论问题做了多维度的阐释。在诠释民族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基本理论问题的基础上,进而重点探讨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互动关系。从总体上看,论文以文化为切入点,坚持史论相结合的原则,运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等方法,遵循中华文化演变逻辑,比较系统阐述了中华民族精神随着中华文化的发展轨迹即中华原始文化与中华原典、儒道释为主干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国近现代文化及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轨迹而不断发展创新的历史嬗变过程。具体而言,中华民族精神萌芽于中华原始文化,中华原典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理论开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分别从现实层面、自然层面和解脱层面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支配中华民族精神的走向,丰富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塑造中华民族精神的特质。“中体西用”学说、“三民主义”学说等近代文化昭示或促使了中华民族精神由古典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变。“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文化等现代文化开启或促进了中华民族精神由近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其中,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精神忠实的继承者、弘扬者和培育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相继塑造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及西柏坡精神等革命传统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相继铸造了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建设精神;在改革开放时期,又继续培育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孔繁森精神、“98抗洪”精神、“64字”创业精神、抗击“非典”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与抗震救灾精神等时代精神。在当代中国,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是发展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任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华民族精神的互动关系,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与中华民族精神的互动关系。弘扬与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就把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简而言之,从文化视野来观照,中华民族精神总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与中华文化的变迁而不断丰富、发展和创新的,它是一个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文化理念体系。

本书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渊源,学术界、理论界的研究视野仅仅局限于原始神话传说。而本书则从更广阔的文化时空

背景中来追溯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源头,即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源头不仅在于原始神话传说之中,而且还在于原始宗教文化和原始礼乐文化等中华原始文化之中。中华民族精神在中华原始文化中初露端倪。包括中华原典在内的先秦文化是对上古时代文化的总结。先秦儒家与道家交相辉映,开创了中国文化的两大潮流,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文化演变逻辑来看,中华民族精神萌芽于原始文化,中华民族精神的理论形态则开端于中华原典。从原始神话、原始宗教文化及原始礼乐文化等中华原始文化来探讨中华民族精神的萌芽,是本书的创新点之一。

在中国古代,中华文化的内容结构是以儒学为主导地位的儒、道、释“三足鼎立”的文化格局。到了中国近代,随着儒学地位的衰落和西方文化的传播,形成了近代文化的新形态。就中国近代文化对中华民族精神转型的影响,理论界或学术界主要侧重于从近代著名的进步人士或思想家,如魏源的“师夷”说、康有为的“大同说”、梁启超的“新民说”、章太炎的“国魂说”及孙中山的“中华说”等来探讨中华民族精神的近代转型;或者从近代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活动,如林则徐虎门销烟、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戊戌变法及辛亥革命等来探讨中华民族精神的近代转型。而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对中华民族精神转型的影响,本书则选择了贯穿于近代文化实践的主线即“中体西用”学说及具有典型资产阶级文化性质的“三民主义”学说对中华民族精神转型的影响。“中体西用”学说作为一种近代文化选择,不仅深化了传统的变法自强精神,而且强化了传统的实用理性精神;不仅闪烁着近代西方科学精神的火花,而且孕育着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萌芽。可见,“中体西用”学说的理论和实践,昭示着中华民族精神的近代转型。“三民主义”学说相对于“中体西用”学说而言,是一种历史超越和时代突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尽管是以唯心史观为哲学基础的,但它所蕴涵的革命精神、民主精神和民本精神及其价值取向,相对于中华古典民族精神而言,它既是中西文化激烈冲突和融会贯通的理论结晶,也是对中西文化精神的批判继承和综合创新,从而使得中华民族精神由古典形态提升为近代形态。如果说“中体西用”学说使得中华民族精神的近代转型发生了“阶段性质变”或“部分质变”,那么“三民主义”学说使得中华民族精神的近代转型发生了“质的飞跃”。即是说,“三民主义”学说的理论和实践,最终促使中华民族精神近代转型的完成。从“中体西用”学说、“三民主义”学说来探讨中华民族精神的近代转型,是本书的创新点之二。

中国现代文化就其表现形态而言,主要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新民主主义文化、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文化、自由主义文化及文化保守主义等多元文化形态。“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则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历史逻辑,具有现实

必然性。因此,关于中国现代文化对中华民族精神现代转型的影响,本书特意选择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对中华民族精神现代转型的影响。其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塑造了有别于历史上的现代爱国主义精神,从文化价值层面提倡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揭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开启了中华民族精神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近代中国人认识和会通中西文化最为珍贵的历史结晶。它洋溢着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精神,高扬着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又灌注着强烈而理性的民族精神,是现代中国文化发展之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和实践促使中华民族精神现代转型的完成。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文化来探讨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转型,是本书的创新点之三。

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即一个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是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精神,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伟大的梦想,需要有伟大的精神作支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即必须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民族的精神力量,不断丰富全民族的精神世界,使之内化为指导我们不断前行的强大正能量和宝贵精神财富。大力弘扬中国精神,需要我们进一步诠释中国精神的科学内涵,进一步发掘中国精神的时代价值。此乃理论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目 录

前 言	I
第一章 民族精神的基本理论问题	1
第一节 民族与中华民族概念	1
一、民族概念形成的历史轨迹	1
二、中华民族概念的界定与使用	4
第二节 精神与民族精神概念	8
一、精神概念解析	8
二、民族精神概念探讨	20
第三节 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辩证关系	28
一、民族文化概念界定	28
二、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辩证关系阐释	32
第四节 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因素与基本规律	36
一、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因素	37
二、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规律	45
第二章 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理论问题	52
第一节 中华民族精神的性质与内容结构	52
一、中华民族精神的性质	52
二、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结构	65
第二节 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载体与基本特质	88
一、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载体	88
二、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特质	97
第三节 中华民族精神的科学内涵与价值诉求	109
一、中华民族精神的科学内涵	109
二、中华民族精神的价值诉求	118
第三章 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渊源	129
第一节 中华原始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萌芽	130

一、中华原始神话传说与中华民族精神的萌芽	131
二、中华原始宗教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萌芽	138
三、中华原始礼乐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萌芽	142
第二节 中华原典与中华民族精神理念	148
一、中华原典诠释	149
二、中华原典与中华民族精神理念的历史演变	160
第四章 儒道释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	177
第一节 儒家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	178
一、儒家文化的创立与历史形态	178
二、儒家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	180
第二节 道家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	196
一、道家文化的创立与历史发展	196
二、道家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	198
第三节 佛教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	213
一、佛教文化的传入与中国化	213
二、佛教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	216
第五章 中国近现代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转型	226
第一节 中国近代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近代转型	227
一、“中体西用”学说与中华民族精神的近代转型	227
二、“三民主义”学说与中华民族精神的近代转型	241
第二节 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转型	256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转型	257
二、新民主主义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转型	267
第六章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	281
第一节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科学内涵与基本特征	282
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科学内涵	282
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本特征	284
第二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	290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	291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	299
三、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	308
四、社会主义荣辱观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	323
参考文献	338
后记	349

第一章

民族精神的基本理论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开展学术研究或建构理论体系,总是以概念的准确界定为基本前提的。人们把所感知的事物的共同本质特点加以抽象概括即成为概念,或者说,概念是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同一概念,不同的研究者、不同思想家及不同的学派,对之有不同的理解。因此,研究中华民族精神理论,首先要探讨几个相互关联的基本概念:一是民族与中华民族,二是精神与民族精神。

第一节 民族与中华民族概念

民族是民族精神产生和发展的载体。没有民族,也就没有所谓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无疑是指“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由中华民族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并随着社会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因此,探讨中华民族精神,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中华民族概念。而探讨中华民族概念,首先要明晰民族概念。

一、民族概念形成的历史轨迹

“民族”从词源学的角度可分解为“民”与“族”两个字。中国古代文献对“民”与“族”这两个字均有论述,如《尚书·五子之歌》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其中的“民”指称“百姓”;《吕氏春秋·异宝》说“问其名族,则不肯告”,其中的“族”含有“家族”、“姓”的意思。但将它们合成“民族”一词使用,一般认为始于1899年梁启超的《东籍月旦》一文。文中有“东方民族”、“泰西民族”、“民族变迁”、“民族竞争”等术语,此乃汉语“民族”一词的最早来源。但是,近来有学者撰文指出,汉语“民族”

一词在我国最早出现于唐代。^① 最早见于唐代李荃所著兵书《神机制敌太白阴经》的序言中：“夫心术者，上尊三皇成五帝。贤人得之以伯四海、王九州，智人得之以守封疆，挫救敌，愚人得之以倾宗社、灭民族。”此“宗社”与“民族”一词虽不具有现代民族的含义，但是汉语“民族”一词绝非近代的“舶来品”。汉语“民族”一词是中国本土的词汇，其最早出处，或即在于此。进入二十世纪后，由于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和世界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民族”一词在国内开始普遍使用。

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民族(nation)是一个充满感情色彩、在进行社会学定义时最令人苦恼的概念。^② 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认为，界定民族概念“至今尚无一致通论或标准规则”^③。从世界范围的研究来说，对民族概念的界定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仍然没有统一起来。早在1903年，梁启超就运用瑞士—德国政治理论家、法学家布伦奇利的民族概念。布伦奇利认为，民族作为一个实在研究对象，具有8个基本规定性：根源于同一居地，根源于同一血统，同一人种生理体质，同一语言，同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风俗，根源上共同进行经济社会活动。^④ 显然，布伦奇利的民族概念，把民族视为一个静态的实体，而忽视了民族是一个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而不断演变的动态实体，具有显著的形而上学色彩。因此，他的民族概念不能完全符合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实际状况。但布伦奇利的民族概念对于把握民族之间的区分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孙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一文中通过与“国家”概念的比较而对民族概念进行界定，“民族就是国族”，“由于王道自然力结合而成的是民族，由于霸道人为力结合而成的便是国家”。而所谓王道，就是“自然力便是王道”^⑤。所谓自然力，孙中山先生又具体分析为血统、生活、语言、宗教与风俗习惯等五种力量。故民族的含义，就是由于同一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及风俗习惯等五种自然力而结合成的一种团体。一般而言，民族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以血缘、地缘为基本纽带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的稳定的共同体。而且“不论怎样界定，民族都被认为是一个具有超越其内部的阶级、地位和地域分界特征的相对同族的实体”^⑥。

民族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民族，是“既指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们共同体，如原始民族、古代民族、近代民族和现代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本主

① 茹莹：《汉语“民族”一词在我国的最早出现》，《世界民族》2001年第6期。

②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李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20页。

③ [英]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页。

④ 转引自李鹏程《论中华文化的一体多样性及其现实意义》，《浙江学刊》2003年第5期。

⑤ 《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85—186页。

⑥ 转引自宇文利《中华民族精神现当代发展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页。

义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也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各民族,如中华民族、印度民族、阿拉伯民族、大洋洲民族等”^①。狭义的民族概念,通常指斯大林提出的民族概念。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是:“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②其中,“共同语言”,是同一民族内部人们交流思想和活动的工具,也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民族人们的思维;“共同地域”,是人们形成一个民族的客观条件;“共同经济生活”,是把人们凝聚为民族的物质基础,是人们在一定生产方式下的经济活动;“共同心理素质”,是指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观及行为标准等。可见,民族是一个既包括一定的经济关系,又包括一定的思想关系的综合性的人群共同体,其中,经济关系居于主导地位,它决定着民族文化的实质,决定着整个民族的根本特征。但随着社会变迁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世界上有些民族并不完全具备斯大林的民族概念所内含的特征,但仍然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而存在。斯大林的民族概念是针对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即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而言的,为的是确立民族国家的主体、民族自觉的主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斯大林是从政治角度来界定民族概念的。有学者指出:“斯大林民族定义可能有不尽完善之处,但是斯大林提炼出来的四大要素(或特征)是具有普遍性的,对认识民族国家层面的民族(nation)具有科学价值。”^③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历史背景下,斯大林所界定的民族概念难免陷于不可自圆其说之境地。广义的民族概念是从文化学视角来定义的,主要是来自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文化人类学(又称民族学)研究,被誉为“人类学之父”的泰勒在《原始文化》开篇之言中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④从文化学视角界定“民族”概念,为的是确立人类文化发展演变与交流的主体,它完全撇开民族国家和民族自决等政治问题。

从政治学意义来看,民族作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行为主体,大致经历了时间和空间上有所交错的三种历史形态。第一种历史形态可称为“部落民族”。部落民族最早指一个由共同祖先传下来的血亲所组成的团体。部落民族是一种原始的、古老的民族形态。根据摩尔根的研究,部落民族的典型的原生态是氏族。第二种历史形态可称为“文化民族”。它是随着血缘纽带的松弛和瓦解、经济联系的日益加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总论》,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1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4页。

③ 郝时远:《重读斯大林民族定义》,《世界民族》2003年第4期。

④ [英]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强而逐步成长起来的。以经济联系为基础的文化认同与整合,便成为民族共同体的典型特征。它包括共同的语言文字、共同的伦理道德或宗教信仰、广泛遵循的风俗习惯和礼仪等。第三种历史形态可称为“政治民族”。所谓政治民族是随着现代化进程而崛起并组成近代意义的国家的民族。政治民族之所以成为政治民族,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把民族的生存、独立、发展同国家利益联系起来,把对国家的忠诚置于对家庭、村落、社区等群体的忠诚之上,从而达到与国家主权的一体化。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出:“民族实际是因地因时而变化的,我们对民族的认识也应该根据实际的变化而不断发展。”^①根据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中国共产党确定了新世纪新阶段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策。其中,对“民族”概念做了重新界定:“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②民族是个历史范畴,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民族是由氏族、部落发展而来的,伴随着社会出现阶级、国家而出现。在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有的民族分化了,有的民族被别的民族同化了,有些不同的民族则融合成为一个新的民族或民族集团。民族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受社会发展规律的支配,在阶级、国家消亡之后,民族将走向消亡。一般而言,资本主义时代是现代民族形成并获得发展的时代,社会主义时代是民族全面发展繁荣的时代,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实现以后,世界各民族将逐渐融合为一个共同体,因而是民族逐渐消亡的时代。

二、中华民族概念的界定与使用

中华之名,由来已久。汉代以后,历史文献中开始出现“中华”二字。汉朝高诱注《吕氏春秋·简选》中有“中国诸华”的记载。“中华”一词,与“中国”、“华夏”相通,兼有族名、国名等多重含义。大约在魏晋时期,作为由“中国”与“华夏”复合而成的概念“中华”一词开始在文献中出现。据《晋书·刘乔传》记载:刘乔上表给晋惠帝时说:“今边陲无备豫之储,中华有杼轴之困。”其中“中华”对应“边陲”,无疑是指“中国”的地理概念。在中国历史上,关于民族的分别与认同,历来不太看重肤色、血统,而更注重文化、礼教的异同。当时,“中华”一词主要是在文化意义上使用的。元人王元亮在《唐律疏议释文》中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中华。”晚清立宪派代表人物杨度曾指出:“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③哲学

① 《费孝通文集》第14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97页。

② 转引自陈玉屏《文化与民族》,《思想战线》2008年第2期。

③ 刘晴波主编:《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74页。

家张岱年先生指出：“‘中’，意谓居四方之中；‘华’，本义为光辉、文采、精粹，用于族名，蕴含文化发达之意。”^①至19世纪末，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和世界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作为近代民族学术语的“民族”概念已被广泛使用，“中华民族”的概念便应运而生。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稳定的共同体，是近代以来，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的事情。早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第一个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关于“中华民族”名称的使用，最早大概是梁启超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文章中提出的：“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1905年初，梁启超在所著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多次使用“中华民族”名称，他说：“现今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②而且还说：“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③梁启超使用“中华民族”概念，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种普遍愿望，即人们希望以“民族共同体”来抗击外来侵略者，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1912年，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④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在《对外宣言书》中首次使用“中华民族”称谓。从此“中华民族”的名称被广泛应用。毛泽东首次使用“中华民族”概念是在1919年8月出版的《湘江评论》第4号《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⑤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以“中华民族”为第一节，多处使用“中华民族”概念，并高度赞扬“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多种优良品质，即“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而且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⑥而且特别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包括汉族和数十种少数民族在内的多民族的集合体。

从民族学的角度看，中华民族不属于那种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的狭义的“民族”，

①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8—9页。

② 转引自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68页。

③ 《梁任公近著》第1辑（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43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

⑤ 《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393—394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3页。

而是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它是一个集合概念,由五十六个民族集合而成。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中华’一词,与‘中国’、‘华夏’相通,兼有族名、国名等多重含义。……至近代,用以指称包括历史上居住于当时中国境内的一切民族”^①。梁启超曾说:“华夏民族,非一族所成。太古以来,诸族错居,接触交通,各去小异而大同。渐化合以成一族之形,后世所谓诸夏是也。”^②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论断,即“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③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接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一体”^④。或者说:“中华民族是主要生活于中华地域里的以中华文化为主要纽带而构成的包括汉族等 56 个民族以及世界华人在内的民族共同体。”^⑤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的特色,其中 56 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总体。56 个民族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实践证明,中华民族从起源、语言,到经济生活、宗教信仰等都呈现多元性。尽管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各有不同的宗教和信仰,而能彼此相容。“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正是中华民族各种思想信仰兼容并包的基本情况。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则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的核心内容。

中华民族的形成和确立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汉族是中华民族人数最多的民族。而汉族本身也是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融合而成的。华夏是汉族的前身。华夏族认为,中原居四方之中,故把居住的地方称为华夏。华夏、中华,最初指的是我国中原黄河流域地区,后来包括我国全部统辖的领土而言,亦称中国,它是由东南西北中五个方域诸侯国诸侯在历史长河中整合而成的。从总体上看,中华民族的整合融汇主要表现为:“一是华夏族的外向认同,即华夏民族的向外兼并扩张;一是华夏外围民族内向的凝聚,即他们认为自己也是炎黄的后裔龙的传人,是华夏族的一部分。”^⑥具体而言,在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与戎狄等族逐渐融合,其后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又与匈奴、鲜卑、氐、羌等族融合而成为汉族。在宋元明清时代,汉族又与契丹、女真等族结合。进入 20 世纪,汉族与满、蒙、维吾尔、苗、藏、彝、壮等少数民族汇合而为中华民族。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

① 陈永龄主编:《民族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 年,第 146 页。

②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 11 册。

③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 年第 4 期。

④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 年第 4 期。

⑤ 萧君和:《中华学初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 76 页。

⑥ 闫德亮:《中国古代神话的文化观照》,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42 页。

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①具体而言，中华民族的确立，或者说从一个自在的民族到自觉的民族经历了四个阶段：从远古到春秋战国，汉族（华夏族）的雏形形成，同时，各民族间多元一体关系（华夏中心，四方关联）的雏形也同步形成；汉唐千余年，汉族诞生，同时，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也同步形成，即自在的中华民族基本形成；宋元明清约千年，中华民族进一步发展、成熟，民族关系更趋合理；近代，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面对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觉醒为自觉的民族，即成为自觉的民族文化、民族国家的主体。^②就是在经历了上述四个历史阶段上万年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成为屹立在世界东方的伟大的自觉民族实体。

总之，中华民族就是在既定的地理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多元一体文化的主体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主体。中华各民族，是各有其特定的文化的，但是，又由相互联系和相互交流而形成了共性，结成了不可分割的文化整体。哲学家张岱年指出，秦汉以后，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文化类型，即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南方山地游耕文化、中原定居农业文化。在长达三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三种文化类型以中原定居文化为中心，多方面交汇融合，从而形成气象恢弘的中华文化。这多元的文化整体，多元文化中的共性，不是汉族或某个少数民族所创造的，而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所以，“多元一体”的文化，其主体只能是中华民族。中华各民族在历史上各有其政治的自主性，其中一些民族，还以自己为主建立过范围大小不等、时间长短不一的政权。匈奴、鲜卑、羯、氐、羌、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都曾建立过统治中原地区的政权，其中，蒙古和满族还统治过整个中国。但无论是汉民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包容其他民族，都是多民族的国家。而且几经内乱、分裂之后，统一和稳定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主流；不同民族为主的政权，最终都是多民族统一的政权、承继着同一政治文化传统的政权。中国历史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国领土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巩固的。在开发和巩固边疆方面，少数民族做出特别重要的贡献。因此，不论历史上的中国或现实的中国，其主体不是汉族或某个少数民族，而只能是各民族的共同体——中华民族；近代，在抗击西方列强侵略和奴役的斗争中，争取民族自决的主体，也不是某一单个的民族，而是各民族的共同体——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中国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合力抗敌，终于保卫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主权，使中华民族昂首挺立于世界文明民族之林。”^③

中华民族还有两个特别称谓：一是“中华儿女”，二是“炎黄子孙”。两者的含义

①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页。

② 伍雄武：《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凝聚新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47页。

③ 《张岱年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28页。